

明史稿

明史稿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王鴻緒奉

敕編撰

許譽卿

華允誠

黃紹杰

李世祺

詹爾選

傅朝佑

莊龍獻
李汝榮

成勇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啓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將重譴輔臣力救停俸半年尋力諫立枷非法不聽楊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略言忠賢大逆不道

跋扈無禮皇上試取漣疏一審閱之視漢之期結趙嬖唐之
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何異忠賢殆合侯覽
王甫王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一人其
僭擬陵寢乘輿則又漢唐宋所未見臣敢繼漣之後昧死上
言乞毅然乾斷割恩正法疏入忠賢怒甚已復陳時弊言內
閣爲政本重地今票擬大權拱手授內廷每有傳諭動成閤
帑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欲薰天在廷諸臣譴責接踵萬燎
且杖死矣厥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適復用立枷
士民槁項而斃者不知凡幾乃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至
流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宦官不許典兵祖制也今禁旅
日繁內操未罷聚虎狼於蕭牆之內逞金革於禁闥之中不

爲早除必貽後患疏奏忠賢益怒會逐趙南星高攀龍譽卿
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崇禎元年起兵科給事中時屢詔起
廢而當事者悉忠賢遺黨多方沮抑譽卿力爭已極論魏廣
微罪乞榜示朝堂褫其逆魄從之楊鎬王化貞未伏辜東江
大將毛文龍擁兵登萊索餉譽卿並劾奏南京給事中陳堯
言劾尙書王永光附逆璫不當正銓席帝切責堯言勅言官
入告不得據風聞譽卿抗疏力爭已復陳五事規切廷臣甚
至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嘗附忠賢恐京察被黜力許譽卿及
同官沈惟炳爲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卽自引
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逼
鳳陽譽卿慮其犯皇陵乞急調五千人防禦疏入而鳳陽已

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內閣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之罪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又恐別推一人則樞貳無色百計沮撓尙書鳳翼囁嚅不敢言有詰之者鳳翼曰政府不欲設也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不得已議設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肯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致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卽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

祈急正諸悞國罪少慰祖宗在天之靈帝以苛求責之譽卿
復上疏極論帝仍不問當是時言官吳履中等交章劾體仁
應熊帝慰留二人譽卿上言今輔臣朝入暮出日取刑名錢
穀瑣事批荅而理亂安危絕無一言且交相贊美恬不爲怪
甲被論乙擬溫旨留之乙被論甲擬溫旨留之不曰忠惻則
曰蓋畫不曰絕私奉公則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蓋
安在而奉公濟艱者又何事也皇上方下罪已之詔輔臣反
得侈口稱頌乎帝仍不問譽卿又上言曰皇上臨馭有年法
無假貸自庶僚以至大僚譴責時聞乃獨於悞國輔臣不一
致問臣三疏入告無一語請罷斥蓋以黜陟功罪聽宸衷獨
斷而進退廉耻聽輔臣自裁兩月以來輔臣安意入直退食

委蛇今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已下詔獄矣輔臣未嘗席
藁待罪謂可超然事外乎昔年劉鴻訓錢龍錫有罪相繼遣
戍豈今日頓廢國法帝終不聽譽卿在天啓時謝陞方爲文
選郎及是陞長吏部而譽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
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
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
列之舉首爲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
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會
給事中姚思孝將劾世濟兩人因置陞不劾而御史張纘曾
又獨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搆之陞先是福建
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於陞陞遂疏

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囑紹
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譽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
史劉達薦劉斯琛姚思孝李汝璨李清楊潤宋學顯詹爾選
喬可聘李右謹成勇等首譽卿給事中楊枝起薦成勇詹爾
選姚思孝瞿式耜吳宗周喬可聘袁愷鄭之玄宋學顯熊開
元何楷吳麟徵等亦首譽卿將起應天府丞帝復令覈議竟
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祿卿力辭不赴國變後薙髮爲僧久之
卒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啓直四川參
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啓二年殿試對策
極陳奄寺之害王者不敢進呈宣於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

講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王
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
亦乞假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
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
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
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
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羣工執掌於下孜孜日不暇給
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
加之勵精何難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
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筭之能遂使和恒
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

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旨爲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臣奔命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倥傯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

者不以捍網爲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噤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阿諂皇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

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尙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

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囑家人以身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尚書沈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其錦衣世蔭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平終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仗豈知一厠揆路薰灼頓張又有如洪學者爲羽翼必欲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尚綜覈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挾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

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挾摘乎洪學之言曰每遇缺員必于請
不至者方登啓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
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裒然首拔鄧
英論沈演而謫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喻義止以左右
非人一語爲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
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
冬以省親歸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
旣闋未及赴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蒞官十餘
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卽引疾歸允誠踐履
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儒之再召
也遣人以京卿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詣卒不

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尙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黃紹杰萬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考選給事中方需次劾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諂附逆奄罷之補授兵科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上言文衡烈士受內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宜亟更希詔亦不宜畱同官李春旺亦言之帝怒切責二人文衡乃自陳六罪乞罷帝不許而心頗不悅無何文衡以勞疾乞歸遂奪職閒住紹杰居久之屢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五月久旱求言紹杰上疏曰漢世每逢災異策免三公而宰執亦引罪求罷近因久旱陛下修明政治大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

澤猶未降者蓋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去歲周延儒罷特召舊輔何如寵中外以爲君子道長轉否爲泰之時乃如寵徘徊道路不至者蓋君子小人不能並立有所疑畏而不肯前耳次輔溫體仁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歲不旱暵無日不風霾無人不愁怨無地不災異無處不盜賊譬如庸醫已致人垂盡而猶不釋手將遂聽其俱盡乎且體仁秉政旣久窺矚自王中外諸臣悉承其喜怒一人當用則曰此與體仁不合者也一事當行則曰此體仁所不樂聞者也覆一疏則曰懼體仁之意別有所屬也建一議則曰恐犯體仁忌諱撓其兇鋒也凡此皆召變之尤輿情所共鬱者而言出禍隨誰敢爲陛下正告之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